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陪七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作者
目上

劉孝標東陽金華山栖志

陳釋真觀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周釋曇積諫周祖沙汰僧表

僧行篇第五之一

唐 繹 道 宣 樂

宋武帝沙汰僧徒詔

元魏孝文帝褒揚僧德詔

七首

南齊沈休文述僧中食論

沈休文述僧設會論

北齊文宣帝議沙汰釋李詔

并答

梁簡文帝弔道澄法師亡書

王筠與東陽盛法師書

釋智林與汝南周顥書

劉孝標與舉法師書

王曼穎與皎法師書

并答

劉之遴弔震法師亡書

與震兄李敬朏書

作上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斂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與寺者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爲條格速施行褒揚僧德詔

七首

元魏孝文帝帝以僧顯爲沙門都統詔

第一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無勞紓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仁雅欽韻澄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和陪七

妙衆近已口白可勑令爲沙門都統又副儀

貳事繼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毗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聰謹正業茂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帝立僧尼制詔

第二

門下凝覺澄沖事超俗外淵模崇贖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典六度摛化固憑尺波自像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華俗制禁彌密故前

帝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第三

世英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裨玄奧先朝之世當爲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忽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世教殿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裨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旦著其明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爲貴德優者以親仁爲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闈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爲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勅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付

帝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第四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寶鍾果
智故三炎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
猷可勅諸州令此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
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
僧祇粟供備若粟渺徒寡不充此數者可令
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叡德勿
致濫濁惰茲後進

贈徐卅僧統拜設齋詔

第五

門下徐卅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尚倫雅

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茂譽早彰於徐沛
英懷玄致夙流于譙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
俗應供皇筵美敷宸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
依因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悲怛于懷今
路次究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增厥心可

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爲設齋

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第六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併玄範沖
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
義歲施帛八百疋准四輩之貺隨四時而給
又修善之本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
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者
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勵道意耳

帝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第七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
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光法
彭方聲茂華裔研論宋壤宗德遠邇爰於往
辰唱諦鹿苑作匠京繙延賞賢叢倏矣死魔
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勅徐州施

弟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白食論

南齊沈休文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感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

第七

五

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末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紓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第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豐豪者

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
進蔬穀之具延頸蹙頰固不能甘既非樂受
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
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
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曷

然無許自立廚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
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爲僧徒
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
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
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
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
乎今之謂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
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
乞之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
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

陪七

六

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
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
運心則爲會可矣

議沙汰釋李詔并答

北齊文宣帝

問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
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
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
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
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
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數伽藍遍於州郡
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
豈得爲剝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鬚之戀
控象爲虛瀍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
惑焉乃有繡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

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躅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群品且積競繇來行之已久賴於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脩短可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臣樊孝謙謹奉詔對

陪七

七

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王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劖飛天上皆是馮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無獲猶謂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

向之信洪寶歿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此爲不朽又未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墨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燔軀波輪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剋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而群飛臺上銅鳥噪和風而獨轉但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賜珮實報

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弘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帝

陪七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淨福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伸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力久利必應遊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棺入室不入空心于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涅槃正當其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歲

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遂物輒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觀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錄舊之情兼佩慇勤之旨歡欣頂戴難爲譬說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嗤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剛曾不先落延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殖善因何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歎依風慕道之深欣羨景仰之至興

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此樊籠迫茲纓鑱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棄置形迹唯願敬助保此期顧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真在旦夕指陳丹欵殊未伸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弟子筠

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顥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儻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

年少見長安者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常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聽進受便自甚寡傳通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爲之發病既衰病未愈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機發無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一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陪七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夭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覆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意理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齋

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
取敘深企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二名孝標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逖聽風聲心飛魂竦無
異斬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昊
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固應願攝衣裳虹蜺惟
幕霄露餌黃菊之落禁酌清澗之步流旦候
歸鴈晨鳬暮聽羈雌獨鶴神影影爾蓋象蕭
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鄉旁若無
人孝然堅卧冰雪沉沉隱隱何以尚之哉至
於馳騖經圓翹翔書圃極龍宮之妙典彈石
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真曼倩謝其辨物若
乃習是童子措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外發
歲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珠之譽長門

附七

上

溢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旅浙河
嘗觀組績不覺紙爇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
後兩絕珪璧意瞻睠於青華腸迴迴於九逝
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瀆涌莫限隈崿
以玉抵鵠幸傳餘寶冀閱清徽用瘳眩疾然
越民非鬻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
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并答

梁王曼穎

弟子孤子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
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
墨渝迄未能罷若乃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
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軒西域安
侯支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
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鉉槧定辭

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蘿什間表秦書
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檢復恨局當時
宋典所好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標
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高推幽明不無梗槩
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又非隱括景
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
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東泓專
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
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
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
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
之責王季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
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此製始
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
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

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
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
年共日而語之哉信文徒竟無一言可豫卜
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造龍函上登麟閣
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
學頃日枉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表斯文在
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成非子通見元則之
論良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
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
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子王曼賴頓
首和南

皎法師答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
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
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昭明

遺法殊功異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
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篋自課之勤長慕鉛墨
隆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間厝心傳錄每
見一介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衆記繁約
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

音七

十三

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

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
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兼孔釋解貫
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

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

與震兄李敬朏書

作者同上

愧來告吹虛更增懊憞今以所著讚論十科
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曰

弔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

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正捨壽閻浮遷
神妙樂雖乘此宿殖必登善地人情怛化銜
疚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
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通
蔬菲終身有爲略盡枯槁當年儀刑二衆豈

直息心標領亦爲人倫之傑弟子少長遊遇
數紀迄茲平生敬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
獲臨泄鯁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修彫迷猥
不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
長生法言永絕惋怛抽摧不能已已年事未
高德業方播疾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
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
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黑

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聃接
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
經始寺廟實廣福業襟抱豁然與物無迕所
與遊歎皆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
息心殄悴實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愴何可弭

告七

十四

歎拜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歎殿下自爲作
銘又教鮑記室爲誌序恐鮑相悉未能究盡
已得面爲鮑說諸事行及微猷計必勤不朽
事如今日誌石爲薦拜呼師修之鐫刻亦當
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慙劉之遴頓首

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作者同上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虛山木墻壞
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滯哀樂承
此凶訃五內抽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己念追

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
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年
居僧首行爲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若乃
五時九部流通解說足之前輩聯類往賢雖
什肇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
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
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六度之
該明白黑歸依含識知庇舟航愚冥棟梁寺
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
而身沒映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收
告七

十五

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生
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
傾殞哀慟之至當何可處弟子純綺遊接五
十餘年未隆知顧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
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萬

古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嗟執伸泄哀歎
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

豈好異哉蓋性其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
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躋駭無
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
蓬戶之與金闕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鳥足
毛羽瘡痏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
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
彌願閑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
來尚矣蚓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
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寶會稽西部
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澤坱崿若其群峯疊

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青冬綠迴溪
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
卓犖夾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
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
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
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
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
仙譜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
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
此爲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贊屹巒上虧

信七

十六

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壘路迫隘魚貫而
昇路側有絕澗閘閼厔豁俯窺木杪焦原石
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
隱賑予之草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皆迴山
周繞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

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霆滴瀝生響
白波跳沫汹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錯
懸溜瀉於軒臺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
盥漱息瓶盆楓櫨椅櫈之樹梓栢桂樟之木
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裹杌白帶

抽紫莖櫂蠶苯尊捎清風鳴籟垂條櫛戶布
葉房櫳中谷澗瀆華藥攢列至於青春緩謝
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
霜宜男亥露芙蓉紅華照水臯蘇縹葉從風
憑軒永眺蠲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灌叢地
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鼓貴於
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
散勿用負局紫丸翶翶羣鳳風胎雨縠綠翼
紅毛素纓翠鬚肅肅羽毛關關好音皆馴狎
園池旅食雞鴉若迺鴻日伺辰響類鍾鼓鳴

蛇候曙聲像琴瑟玄猿薄霧清轉飛猿乘煙
咏吟嘈囁嘹亮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
韜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
景邃宇臨崖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
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
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
爇法鼓旦聞予則跕屣樞衣躬行頂禮詢道
哲人欽和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
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
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蕙櫻
蘭榭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霧日止却
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
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蒼蒼中澗
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濂濂奔涌決咽電
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脩竹檀欒

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

陳釋真觀

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沃漳莫之能擬致紅
粟流溢鳬鴈充獻春鱉旨膳碧雞冬蕈味珍
霜鵝穀巾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羹蔴逼
側於池湖管廟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

所用無不阜實蕃籬充物崖巘歲始年季農
隙時閑濁醪初釀飄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
壺共至班荆林下陳樽置酌酒酣耳熱屢舞
誼歎盛論箱庾高談穀稼溫喙謳歌舉杯相
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譬若夫蠶而衣耕而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
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
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劖楊
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陪七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
依開士匡正法於將頽十地高人秉玄文於
已絕能使崛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
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
綱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淨
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普天之
下莫匪王臣正當傴俛恭承鞠躬祇奉但愚
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
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復
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
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
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輦洛或
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
身之遺蘚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

世結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鬚黃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堅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頴
鞠之清行頃年訛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莫不仰

陸七

十九

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爲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爲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

藥真徒難辨忽使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其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翦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溘死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者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抗拒投石之能索鐵伸鉤之力則並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

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斂但浮遊之屬萍_{行七}蓬飛散誕

三+

之流且貧終棄鄉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屨則兩踵併穿歛襟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壤以爲藥寧識紫九服糞掃而爲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糇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犧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止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

彼有慚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畋許嚴君之高尚愚謂桂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鋪糟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踊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水之

欣哉儻復疆場不虞軍資有闊薄須費計伏聽微求仰惟領軍檀越外則探賾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望梅必願降意剪羌留心正法微患研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俱剪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忤煩彌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嘗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繙衣之務此爲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以

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踈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淑爲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欲集劉侯形類卧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併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閭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舞女歌姬空勞反覩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培七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覩世間無爲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娶妾之務身飾芻摩之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遊

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
壁朱門理然致敬夜琴書瑟是自娛懷曉筆
暮詩論情頓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
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
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求及其利四

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驚色
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
還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
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
情決勝灼然嬌俗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
一入愛河永沉無出其利六也聽鍾聲而致
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覩尊儀暮披寶軸刹那
之善逐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因
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
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

陪七

十一

遠近低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開有者得如
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
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實爲希
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
希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

心於理邈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
之因擣瑠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
以爲愆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
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沉身之患其利九
也曠濟群品爲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
貴言必闇梨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嗟詠
貴賤願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
裟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
平交者故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
已榻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以君爲題對

若不屈膝歛手自達無因俯仰承迎未開合
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略言十事
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
居魔境爲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
眉如細柳何足關懷頗似紅桃詎能長久同
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卧忘時不免秋胡
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
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纏繩則共氣共心
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
賣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爲豆
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於泥埋沒弟子今日
橫誥必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誓何限且
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
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急步
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

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
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
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
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筭遠即十數年中決
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
寧知遠及自誤自錯永棄一生乃知斷絃可
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
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
是無智遂爲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爲魔之
所燒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群凶豎般若之
幢天魔自歛若此言旨當即便冀棄芻蕘若
不會高懷幸停深怪耳

譏周太祖沙汰僧表

釋曇積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

照燭無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威暉皂白
悲及僧尼控引玄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
行顯迹於明時寡德沙門恥還於素俗爰降
明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問其課業竊惟入
道多端諒非拾七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足何

二十三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
不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慇懃合掌低頭忘
寢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無緣習學至苦
而不得下字今量所告意須文誦聰者爲是
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爲是正意偏望取其明
識本知機巧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
各不同令聖說經互差不一內外相通亦無
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
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
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以不

及顏回廢郡不立可以無德頑僧並令還俗
不及顏回者猶勝於野人無德頑僧者猶勝
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有專歸樹下
擎錫持盃望中而餐正命自活名聞頓捨利
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闡文誦論其人入道則
快且實而不聰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
也若用爲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爲非
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
爲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易群聖自
言種種神變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

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無
聽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數
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趣則佛之
真子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
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末
形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薦毀
〔三十六〕
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之上置不恒
之式於十二冲典恐不合聖心甚乖大趣上
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
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
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
鳴鍾爲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覓愆非默
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
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
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

能富國深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
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
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
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_{〔三十七〕}龐龐細等看龐
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龐成衆龐衆之人猶生
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龐細之行唯不還俗終
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質
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
杖送此丹誠忏忤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菩薩戒弟子戴達貽書仙城命師座下并答

〔三十七〕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
秉堅貞之質幸賴舍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
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
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
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

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内外禪師德聲遠
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
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
之秘藏外該七略備璧水之典墳支遁天台
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
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如指
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
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挹
定水便登覺觀高薩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
遠瀟湘來儀函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
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
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
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
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
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上

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
同輦崇峯景行墻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
海沉形泊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
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軒一乘遺蕩胸襟
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

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饗飫頗絕韋編構述
餘緒爰登弱冠据摭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
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鷁鷀而詠鸚
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
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郎城

陪七

辛八

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轄遇同進履未盡開
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
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
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
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鑒齒鴈門高

論時答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
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

幽林沙門釋慧命酬北齊戴先生書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
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彫朴改
工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
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
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
擅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
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
逸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
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
文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
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長卿
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

蓋龜玉之價弗踰栖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
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
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
張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
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禪排疾然後
尋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
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壅定慚
華水戒非草繫才侔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
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
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
三旬於眺魄至迺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
遊魚聊追二子草戶弊衿在原非病朱門結
駟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猿難靜勞想
鷺頭倦思雞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
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

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
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
事同泥井慚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
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繫用求終朝
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時或

以達即晉朝譙國戴達今考據行事非也
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達不久尋卒至
宋大通二年一百四十三載命公
方生計不相見又非北齊比明矣

弔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

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唯哀慕摧割當
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
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
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
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

陪七

三十

嚴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
法不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
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
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
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
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
部固亦酸感一人師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
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
奈何無常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
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首釋